

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就病毒溯源问题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

新华社日内瓦8月24日电 2021年8月24日,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,进一步重申中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一贯立场,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极不可能,这是中国一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。如果有方面坚持认为实验室泄漏不能排除,就理本本着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、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调查。两份非文件全文如下:

随函并附有《关于德特里克堡(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)的疑点》关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》两份非文件,以及超过2500万中国网民联署的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公开信。两份非文件全文如下:
关于德特里克堡(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)的疑点

德特里克堡基地是美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,国际社会对于美在该基地的活动不合法、不透明、不安全的关切早已有之,该基地中的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问题最为突出,且存在与新冠病毒关联的诸多疑点。

一、德特里克堡基地历史上是美生物武器计划的中心,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是最主要的实体。该基地被称为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室。(注1)美1969年宣布放弃生物武器,1975年加入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后,仍在该基地继续研制和贮存生物战剂。(注2)

二、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拥有美军方唯一的P4级实验室。该研究所存储有几乎所有已知的高致病性病原体,包括埃博拉病毒、炭疽杆菌、天花病毒、鼠疫杆菌以及非典(SARS)冠状病毒等。(注3)该研究

(注1)媒体报道:《The Secret History of Fort Detrick, the CIA's Base for Mind Control Experiments》, https://www.politico.com/magazine/story/2019/09/15/cia-fort-detrick-stephen-kinzer-228109.

(注2)媒体报道:《U.S. Continues Defensive Germ Warfare Research》, https://www.nytimes.com/1982/09/07/us/us-continues-defensive-germ-warfare-research.html.

(注3)美政府向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提交的“建立信任措施”宣布材料;媒体报道:《USAMRIID Study Leads to Approval of New Smallpox Vaccine》, https://globalbiodefense.com/2019/10/20/army-study-leads-to-approval-of-new-smallpox-vaccine/.

(注4)学术论文:《Methods for Producing Recombinant Coronavirus》《Cynomolgus Macaque as an Animal Model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》《MERS-CoV Pathogenesis and Antiviral Efficacy of Licensed Drugs in Human Monocyte-Derived Antigen-Presenting Cells》。(注5)学术论文:《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-length Infection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》。

(注6)学术论文:《Proteolytic Processing of the Ebola Virus Glycoprotein is not Critical for Ebola Virus Replication in Nonhuman Primates》。

(注7)学术论文:《African Green Monkey Model of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(MERS-CoV) Infection》。

(注8)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网站:《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》, http://www.usamriid.army.mil.

(注9)媒体报道:《Scientist's Suicide Linked to Anthrax Inquiry》, 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08/08/02/washington/02anthrax.html.

(注10)媒体报道:《U.S. Army Suspends Germ Research at Maryland Lab》, 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09/02/10/world/americas/10iht-10germs.20070589.html.

(注11)媒体报道:《Developers File \$37 Million Federal Suit over Fort Detrick Contamination》, https://www.baltimoresun.com/maryland/bss-md-fort-detrick-lawsuit-20140509-story.html.

(注12)媒体报道:《Supreme Court Won't Hear Fort Detrick Death Lawsuit》, https://post111.com/supreme-court-wont-hear-fort-detrick-death-lawsuit.

(注13)媒体报道:《Army Germ Lab Shut Down by CDC in 2019 had Several 'Serious' Protocol Violations that Year》, https://wjla.com/news/local/cdc-shut-down-army-germ-lab-health-concerns.

鸣 镝

撒谎、欺骗、偷窃——揭穿美国情报部门的真面目

本报记者 简紫鸣

从国内疫情失控到在国际上甩锅推责,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的政治闹剧仍在持续。面对变异毒株全球肆虐的严峻现实,美国不但没有专注国内抗疫,反而要求情报部门加大力度开展所谓的“新冠病毒溯源调查”。如今90天期限已至,尽管已有美媒报道该报告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坐实“实验室泄漏”论,但美国仍坚持宣称如期于8月24日的最后期限前完成报告,并需几天时间整理出对外公布的“非保密版本”。这份先有结论、后拼凑“证据”的载脏报告目的明显在于抹黑中国,消耗中外外交资源,增加对华要价筹码。参照美国情报部门以往的“黑历史”,很难对报告内容的可信度抱有预期。

所多名研究员从事SARS、中东呼吸综合征(MERS)等冠状病毒相关研究。(注4)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,该研究所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合作,研制出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克隆平台,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;论文中称,在获得SARS病毒RNA后的两个月内,即成功合成了SARS病毒全基因序列。(注5)这说明上述机构早在2003年已具备极其成熟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。

2007年,该研究所发表论文称,利用埃博拉病毒进行了恒河猴动物实验,实验用的病毒毒株是通过反向遗传学技术改造获得,专门去除了弗林酶切位点,以观察病毒的毒力变化。(注6)而弗林酶切位点被认为是导致新冠病毒毒性超强的原因之一。2018年,该研究所使用非洲绿猴,实施MERS病毒感染模型研究,了解发病机理并研发疫苗。(注7)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,该研究所与美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部下属另一家研究所“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(WRAIR)”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。(注8)

三、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曾发生多起生物安全事故。

2001年美发生致5人死亡的炭疽袭击事件,嫌疑人来自该研究所。(注9)2009年美官员在该研究所检查时,发现有病原体未列入实验室数据库,遂暂停其实验室部分研究工作。(注10)

2014年5月,德特里克堡基地在美国内被起诉,原因是该基地的生物研究机构处理有毒物质存在漏洞,导致该地区三氯乙烯含量为标准水平的42倍。(注11)2015年2月,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106个家庭和个人就该基地产生有害物质导致

ous/Protocol Violations that Year》, https://wjla.com/news/local/cdc-shut-down-army-germ-lab-health-concerns.

(注14)媒体报道:《Respiratory Outbreak Being Investigated At Retirement Community After 54 Residents Fall Ill》, https://abcnews.go.com/US/respiratory-outbreak-investigated-retirement-community-54-residents-fall/story?id=64275865.

(注15)媒体报道:《Respiratory Illness in Virginia Puzzles Health Officials》, https://www.washingtonpost.com/dc-md-va/2019/08/02/virginia-reports-higher-than-usual-number-respiratory-illnesses/.

(注16)媒体报道:《Mysterious Lung Disease Linked to Vaping Spreads Across 14 U.S. States》, https://www.news-medical.net/news/20190821/Mysterious-lung-disease-linked-to-vaping-spreads-across-14-US-states.aspx.

(注17)媒体报道:《CDC, State Health Officials Investigating Link between Vaping and Severe Lung Disease》, https://edition.cnn.com/2019/08/17/health/vaping-lung-disease-states/index.html.

(注18)学术论文:《Pulmonary Illness Related to E-Cigarette Use in Illinois and Wisconsin—Final Report》。

(注19)美疾控中心官网:https://www.cdc.gov/flu/about/burden/2019-2020.html.

(注20)学术论文:《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-length Infection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》。

(注21)学术论文:《Methods for Producing Recombinant Coronavirus》。

(注22)学术论文:《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-length Infection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》《Cynomolgus Macaque as an Animal Model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》。

(注23)维基百科: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Lisa_Hensley_(microbiologist).

(注24)学术论文:《Synthetic Recombinant Bat SARS-like Coronavirus is Infectious in Cultured Cells and in Mice》。

(注25)学术论文:《A SARS-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》。

的人员伤亡提起集体诉讼,并提出7.5亿美元赔偿要求。然而,美政府及陆军一直否认该基地存在不当行为。(注12)

2019年6月,美疾控中心检查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P4实验室时发现严重违规,2019年7月下令关闭其实验室,并叫停所有研究活动。根据美疾控中心报告,该实验室主要有7项违规:(注13)一是对该研究所系统性地违反生物安全程序,有员工打开实验室门后未关闭,并从房间移走大量有害废物,大大增加了病原体逸出和污染外界的风险;二是在对灵长类动物解剖时,有员工多次进入实验室而未佩戴必要的呼吸防护设备,暴露在含有危险气溶胶的生物环境中;三是缺少对员工培训的合格考试,导致无法评估员工是否理解和掌握了培训内容;四是有员工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未佩戴口罩;五是未能防范未授权人员接触实验室废物,被试剂污染的个人防护设备存储在专门区域,但该地区未限制外来人员进入;六是员工未及时、准确盘点库存毒素;七是实验室建筑物和内部设施表面未密封,导管盒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上方接触处均有裂缝。2019年11月该实验室重启活动,但未公布整改情况。

四、上述关停事件后,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社区大规模爆发呼吸道疾病。2019年7月,弗吉尼亚州 Greenspring 社区有 54 人出现咳嗽、肺炎等症状,该社区距德特里克堡基地仅 1 小时车程。(注 14)弗吉尼亚州卫生官员称,2019 年夏当地呼吸系统疾病数量增加了近一半。(注 15)

2019年7月,威斯康星州暴发神秘电子烟肺炎。(注16)患者症状

包括呼吸急促、发烧、咳嗽、呕吐、腹泻、头痛、头晕和胸痛。(注17)从那时起,美国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肺伤疾病暴发。截至2019年12月17日,50个州共报道了2500余例相关住院病例。专家认为,这类疾病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新的临床综合征,需进行更多研究来确定其病因。(注18)

美 2019 年大流感可能与新冠肺炎发生在交叉。根据美疾控中心数据,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4 月流感季统计病例为 3900 万至 5600 万,死亡人数 2.4 万至 6.2 万。(注 19)对于美大规模流感与新冠肺炎是否存在交叉患者,特别是 2019 年 10 月或之前是否就存在被误诊为流感的新冠肺炎患者,需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回溯性调查和研究。

五、美民众请愿公开德特里克堡相关信息。2020 年 3 月,民众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请愿,要求美政府公开该基地信息,特别是 2019 年关停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实验室的原因,并澄清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。美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该网站已被整体下线。

关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

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拉尔·巴里克(Ralph Baric)及其团队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,包括功能获得性(Gain of Function)研究,掌握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技术,并已申请多项冠状病毒领域研究的专利。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,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,研制出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克隆平台,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。论文中称,

在获得 SARS 病毒 RNA 后的两个月内,即成功合成了 SARS 病毒的全基因序列。(注 20)这说明上述机构早在 2003 年已具备极其成熟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密切,并与该研究所人员共同拥有重组冠状病毒的专利,(注 21)合作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。(注 22)巴里克的学生 Lisa Hensley (注 23)毕业后进入该研究所工作,进一步拓宽了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的维度。2008 年 12 月,巴里克再次以共同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,称重建了蝙蝠携带的类 SARS 冠状病毒,并称设计、合成各类 SARS 类型的病毒,是未来防范此类疫情的重要步骤。(注 24)

2015 年 11 月,巴里克团队发表论文《一种传播性类 SARS 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感染人类的可能性》,该论文提及的嵌合病毒是以美方团队的 SARS 冠状病毒基因组为骨架,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(SHCO14)中的 S 蛋白相关基因序列替换到该骨架中获得。(注 25)该项研究中,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,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未提供给石正丽团队。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在获得 SARS 病毒 RNA 后的两个月内,即成功合成了 SARS 病毒的全基因序列。(注 20)这说明上述机构早在 2003 年已具备极其成熟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密切,并与该研究所人员共同拥有重组冠状病毒的专利,(注 21)合作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。(注 22)巴里克的学生 Lisa Hensley (注 23)毕业后进入该研究所工作,进一步拓宽了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的维度。2008 年 12 月,巴里克再次以共同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,称重建了蝙蝠携带的类 SARS 冠状病毒,并称设计、合成各类 SARS 类型的病毒,是未来防范此类疫情的重要步骤。(注 24)

2015 年 11 月,巴里克团队发表论文《一种传播性类 SARS 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感染人类的可能性》,该论文提及的嵌合病毒是以美方团队的 SARS 冠状病毒基因组为骨架,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(SHCO14)中的 S 蛋白相关基因序列替换到该骨架中获得。(注 25)该项研究中,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,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未提供给石正丽团队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在获得 SARS 病毒 RNA 后的两个月内,即成功合成了 SARS 病毒的全基因序列。(注 20)这说明上述机构早在 2003 年已具备极其成熟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密切,并与该研究所人员共同拥有重组冠状病毒的专利,(注 21)合作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。(注 22)巴里克的学生 Lisa Hensley (注 23)毕业后进入该研究所工作,进一步拓宽了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的维度。2008 年 12 月,巴里克再次以共同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,称重建了蝙蝠携带的类 SARS 冠状病毒,并称设计、合成各类 SARS 类型的病毒,是未来防范此类疫情的重要步骤。(注 24)

2015 年 11 月,巴里克团队发表论文《一种传播性类 SARS 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感染人类的可能性》,该论文提及的嵌合病毒是以美方团队的 SARS 冠状病毒基因组为骨架,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(SHCO14)中的 S 蛋白相关基因序列替换到该骨架中获得。(注 25)该项研究中,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,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未提供给石正丽团队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

美国一些人诬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,导致蝙蝠冠状病毒变异为新冠病毒,并发生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。实际上美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,特别是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。通过核查巴里克团队相关实验室,可澄清相关研究有没有、会不会演变为新冠病毒。